



# 母亲的教育观

■句容市天王中心小学 袁有鹏

1971年仲春的一个清晨,40岁的母亲生下了我——她最后一个孩子,也是唯一的儿子。我的出生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喜悦,以至于父亲给村里每户人家都送了3个红蛋。

父母期望我能顺利长大,在我脖子上套了个银项圈,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少年闰土一样。可惜我非常顽劣,让他们头疼不已。我喜欢爬树,坐在高高的树枝上觉得自己就是皇帝,时不时还要摇晃几下。一天早上,我正骑在一棵苦楝树上享受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,恰好被挑着塘泥路过的母亲看到了。她厉声叫我下来,我估计下来的后果不太妙,就抵死不从。生产队长催促母亲干活,她只好离开。我以为逃过一劫,正准备下来,母亲居然又回来了。她抱来一大捧刺棘,在树根四周铺满,说了声“你在树上过年吧”就走了。这下我真的是“老猫吃辣椒——麻了爪”,下去简直是

送死,那些尖锐的长刺正等着我赤裸的双脚;不下去,总在树上也不行啊。当母亲再次进入我的视线,我大声哭喊,求她大发慈悲放过我,然而她看都不看我一眼。“妈妈,难道我不是你亲生的吗?”我哭得更伤心了。我的力气总算没有白费,嚎哭声引来了父亲,我才终于下了树。之后我依然喜欢爬树,但绝不敢再冒被母亲发现的风险。

母亲担心我爬树、玩水出危险,和老师说了几箩筐好话,把不到6岁的我送进了本村小学——那时候还没有幼儿园。我背着不知是哪个姐姐用过的旧书包到学校,引得好多同学笑话:男孩子怎么能用花书包呢?我为此跟母亲抗争了几个月,最后得到一个旧帆布书包,外加一个旧军用水壶。虽然旧,那也是城市才有的,我因此在大家面前神气了好长时间。后来我才知道,它们是远在上海的表哥用过的。

家里穷,姐姐们穿衣服遵循这样的原则:“新老大,旧老二,补补纳纳给老三”。我是男孩,不能穿姐姐们的旧衣服,

母亲就向舅妈求助,于是表哥的旧衣服就穿到我身上。姐姐们的衣服或多或少都打了补丁,表哥的衣服只是旧点,没有补丁,多好啊!谢天谢地,幸亏表哥没有弟弟,否则旧衣服我也捡不着。只有到过年,我们姐弟才可能有一件本村裁缝做的新衣服。

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我们家人多,分到了大约20亩土地。父母没日没夜地忙,姐姐们放学后都要下地干活,我的任务是打猪草、放鹅和放牛。打猪草我不慎被马蜂“亲吻”,当了十来天的“包公”;放鹅不小心让鹅误吃了农药的麦苗,差点“全军覆没”;然而与放牛相比,打猪草、放鹅只能算“毛毛雨”。

我放的牛名唤“哈迷虫”,在村里大名鼎鼎。它是一头没有去势的公牛,脾气倔强,鼻子被农夫扯掉了也死不悔改。那时候收音机热播单田芳先生的评书《岳飞传》,金兀术的军师哈迷虫鼻子被人割了,此牛与他类似,由此得名。我们5户人家共养“哈迷虫”,轮到我家时,主要由我伺

候它。大队茶叶地是放牛的好场所,放牛娃们把牛赶到茶树间就玩耍去了,任由牛自己吃草。“哈迷虫”好斗,我只好牵着缰绳伺候左右,以便及时避开潜在的冲突。“哈迷虫”吃饱了,就会到附近的水库泡澡。它在水里泡着好不惬意,我却要顶着烈日的曝晒,真是“水深火热”呀!我不敢丢下它,怕它偷吃庄稼,也不敢硬拉缰绳,怕它犯牛脾气,只好哀求:“牛大哥,牛大爷,我要晒死了,你老人家就可怜可怜我,咱们回家吧。”“哈迷虫”看着我,嘴巴一动一动的,不时喷出一股臭气,好像在笑话我呢。到了家,母亲只问牛是不是吃饱了,却从不管我的皮是不是晒脱了。

母亲不识字,不懂得什么教育方法,有一句话却常挂在嘴边:“1个馒头要蒸熟了吃,10个馒头也要蒸熟了吃。”那时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,只是朦胧觉得姐姐们被母亲“蒸熟”了,我早晚也会被“蒸熟”。现在想想,我没有沦为懒汉,跟母亲一视同仁的“蒸熟了吃”不无关系,这是母亲对我的教育。



## 城西啊,城西

■江苏师范大学敬文书院 诸子玥

我的家乡在江苏镇江。虽然现在已经离开家乡在外求学,但每次放假回去时,我都喜欢去城西走走。一个天气阴沉的早上,我去西津渡拜访我的书法老师。老师迟迟没有来,工作室的门静静地关着,青砖灰瓦的小楼以及那块油漆剥落的“元同斋”匾在低低的灰色天空下像一支古幽雅的乐曲,低吟浅唱着。心一静下来,思绪就悠远起来。

整个古街是一块块的青石板连接着的一个个窄窄的铺面。有些铺面开着,经营着手工艺品、早茶、镇江醋,有些铺面关着,更有些铺面是居家的,老人一边生着煤炉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早新闻。因为不是休息日,古街上的游人很少,像我这样散漫的人更是没见到第二个。来往的都是匆匆过客,有家长送孩子上学,还有个挑箩筐的老太太在吆喝“四季豆两块咯”。古街烟火味很浓重,如果不是那矗立的过街石塔,燃着烛火的香炉和写着“飞阁流丹”“同登觉路”的墨宝,我几乎快忘了这是历经千年的文物保护单位。在这样一个没有阳光的早晨,在古街上行走,很容易就混淆了时空,我究竟是那待渡的古人,还是让露水湿了头发的现代女子?

出了西津渡,我期望看到的那条曾天天要路过的铁路已经不见了。街口边的那幢半圆形二层小楼还在,这样的小楼是摄影爱好者很好的选材,一看就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手笔。现在的小楼一层开着杂货铺,它旁边的一家小面店已经拆了。我曾经常常从铁路下的涵洞穿上来,在小面店里吃阳春面和油条,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尝过那种才炸好的蘸着面汤吃的油条了。

我顺着林荫道寻访旧的新河桥,途中要经过“超岸禅寺”。这是个颇具规模的古建筑群,高耸的屋顶和尖翘的檐角很像清代的建筑风格,红色圆柱支撑的廊回有大家之风,风格与色彩一致且高低错落的房子是保存较完好的古建筑。和建筑相匹配的院子使整个寺院雅致惬意。只有那白色的围墙是新修的,它包裹着的寺院神秘而美丽。想古人借住在在这长边江的寺庙,枕涛声入睡该有多少遐思?现在的超岸寺正在整修,不知道人们会不会在院落里栽上花草,或者安上大钟,供上香火。绵绵的钟声一定会招来八方游客,那时,超岸寺的美定会展露无遗,只是会少了此时的孤独和宁静。

站在旧的新河桥上,手扶白色栏杆,眼前就是气势恢宏的新桥,似一座彩虹,又像沿江风带这条“珍珠项链”上的蓝色坠子,熠熠生辉。新桥上来往车辆不绝,一派现代景象。我久久徘徊在这脚下的旧桥,曾几何时它是通往金山的必经之路,也曾是光彩夺目的新桥,就像它的名字一样。我在这桥畔住了3年,那时每天早上都会在桥上买阿婆的煎饼。黄昏我和爸爸约定,谁先到家谁就在桥上等。我住过的房子现在已经拆了,那些旧的百货商店、银行、小学校也已经荡然无存,只有桥还在,留着给居民和行人通过,也留下一段城市的历史。

不说那金山寺的晨钟暮鼓,只想那那白娘子水漫金山的爱情就有些醉了。不知不觉登上了云台山,到了京畿岭。整个京畿岭绿树如荫,狭窄的道路两旁拥挤的大小楼群密密匝匝,有富贵的明清建筑,有镇江沦为租界时的外国建筑。那矮矮衰败的是民居,但是从那些考究的木栏杆、小窗户外,从那些复杂的甬道都能看出它当年的风采。建筑是凝固的,但人儿是灵动可爱的。只有在城西,你才能看到一幅幅生动的生活画卷:谁家生了胖乎乎的小孩子,正抱在手上逗乐;谁家有关寿的老人,鹤发童颜躺在藤椅上摇蒲扇;谁家做了喷香的红烧鱼;又是谁家把黄蓍晒成条挂满了屋檐……好像这才是真正的生活。漫步京畿岭,那些别处难寻的花圈店、铁器店、花鸟店、古玩店比比皆是,在一个个小门面里,主人几乎是毕生的精力经营着自己不大的一份事业。

京畿岭的尽头是镇江博物馆,一座曾经是英国领事馆的西洋建筑里,存放着无数的中国文物,每一件藏品都可以写出长长的注释。现在已经免费开放,参观的人可以细细地了解镇江的历史和文明。

整个上午我都在城西流连。我在这生活过,对这里有感情,每当有外地的朋友来镇江,我一定会带他们来城西。金山寺的传说驰名中外,西津渡的故事是一副画卷,城市的历史和变迁都在这里,在城西走一走就记住了镇江。来过城西都会说,镇江真美,一幢房子就是一个故事,一棵树就是一首古诗,一条路就是一道景,这就是美丽的城西……



## 我当校车照管员

■兴化市大营中心校 陶俊国

周三,又轮到随车照管学生。

已到冬季,随车照管学生的老师也推迟到6点40分前到学校。我6点30分到校,校车司机已经到了。镇内搭乘校车的学生较多,乡下的学生住得也比较散,每天早晚,每辆校车必须要开两次,搭乘第一班次校车的学生相对要起得早一些。

教师随车照管学生始于本学期。以往学校也有校车,但那时是亨通公司的车子,除了上学放学时接送学生,白天则由司机自由支配。上级也曾要求有教师随车照管学生,但一直没有实行。

现在的校车是今年夏天市委市政府花巨资购买的大鼻子校车,司机的任务就是安全开车,搭乘校车的学生人数与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丝毫关系,这样就能有效地杜绝超载现象。每辆校车每天都安排在职教师上车,负责学生安全,解决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。如果家长安装了校车上的App,还能实时查看自家孩子在车内的举动,孩子什么时候到指定的接送地点,也能一目了然。

车子在宽阔平坦的332省道行驶,司机是开了十几年校车的老司机,驾驶技术娴熟。新车配置高,路况好,早晨路上的车子也不多,司机稍微一加速,便传来限速语音提示“你即将超速”或“你已经超速”。

第一次随车照管学生时,听到这样的语音提示很好奇。司机告诉我,空车行驶时,车速要控制在每小时60千米以内,只要车速超过每小时50千米,就会自动提醒,而有学生乘坐时,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千米,否则就是超速。

校车到各个站点的时间几乎是固定的,家长把学生送到站点只需提前三四分钟。校车开了大约10分钟,到了第一个停靠站。车子停稳,我下车把两个学生接上车,学生主动系好安全带。不一会儿就到了第二个站点,又有几个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站在那儿等车。依旧是车子停稳,我下车,学生依次上车。孩子们都已经养成习惯,几乎不用提醒,各自到自己的座位坐好,系好安全带。

一会儿就到了本次校车的最后一个站点。等学生全部上了车,按秩序坐好,系好安全带,我清点好学生人数,确认搭乘校车的学生全部到齐后,校车平缓地向学校驶去。

到了学校,学生全部下车。我看了一下时间,从最远的一站开到学校,只用了20分钟。我跟学校负责安全的老师进行交接后,车子再次出发,去接第二批上学的学生。

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小时候。我的小学是在离家3里多远的邻村上的,那时,乡村全是弯弯曲曲的土路,晴天还好说,遇到连续阴雨天,道路泥泞,稍不留神就会摔一跤。一二年级时,遇到下雨天,父亲舍不得我自己去学校,就背着我。3里远的路程,至少要走一小时。

我的高中是在镇上上的,离家十几里,每天早上4点多钟就自己起床做早饭,吃完早饭步行到学校。同村的有4人,我们每天早上约好了一起走,中午在学校吃一顿午饭,晚上放学后再走回家。那么远的上学路,全是土路,一到寒冬腊月,早上都要冒着刺骨的寒风上学,那滋味现在想起来还有余悸。

现在呢,虽然外面层霜尽染,寒气袭人,可车内温暖如春。即使离校最远的学生,从家到学校也不过20多分钟,简直是将学校搬到了家门口。

这样想着,车子又到了第一站。车子停稳,我立即下车,安排学生上车……



晨眼中的公主湖

陆思洋 摄



## 悼祖父

■海安市曲塘镇董郭小学 王金才

祖父王达仁先生于1月22日上午8时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,享年96岁。惊闻噩耗,我愕然许久,眼泪倏然滑落,消息实在过于突然。几日之前回家,老爷子中气尚足,饭量尚可,原以为能延寿至百岁,想不到却匆匆而去。我匆忙归家,祖父已静静地躺在堂屋之中,细细端详,面容清瘦,神态安详,如果不是耳边回旋着哀乐,真感觉他睡着了。想到从此一别,再无见面的机会,泪水又一次模糊了双眼!

祖父兄弟5人,达仁,语出《孟子》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君子以仁存心,以礼存心,仁者爱人,有礼者敬人”。他是老大,终生务农,和祖母一起勤劳的双手赡养双亲,抚养了6个子女。

祖父一生坎坷。他幼时曾在私塾求学,能识文断字,毛笔字写得特别漂亮,逢年过节,周围邻居都请祖父撰写对联。私塾毕业后,他回家务农,和曾祖父一起日出而作,赚钱养家。等到弱冠之年,经人介绍,认识了祖母张平,两人情投意合,组成了小家庭。1948年秋,随着解放战争步伐的加快,国民党军队不断败退,反动军队四处抓壮丁补充兵员。一天下午,一支国民党军队小分队溜进宁静的村庄,抓走了祖父。惊闻祖父被抓,曾祖父、曾祖母和祖母都很焦急,曾祖父到曲塘找到反动军队小头目交涉,想赎回祖父。小头目让曾祖父准备20块大洋用于赎人,曾祖父匆匆回,筹钱赎人。因为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都是穷人,筹钱速度很慢。祖母当时怀着父亲,已经五六个月了,第二天一早就腆着大肚子去曲塘,想探望祖父,顺便送点换洗衣服,但是走到曲塘时,却

没有能看到祖父,经过四处打听,原来祖父已经被押送姜堰,祖母只好抹着眼泪回家。第三天,祖母又带上干粮,背上祖父的换洗衣服步行前往姜堰,想看看祖父。因为没有交通工具,只能靠步行,加上身怀六甲,到了姜堰已经过了午饭时间,好不容易才找到军营,但是一问,祖父又已被押送泰州。祖母一边往回走,一边号啕大哭:也许此一别,就是永别。

时间如流水一样过去,眨眼就进入了1949年,随着解放军的节节胜利,国民党军队退缩到了江南,妄图倚江而守,进行负隅顽抗。解放军的百万大军已经沿长江布防,随时准备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挺进江南,解放全中国。祖父所在的部队奉命从镇江退守南京,最终撤往台湾。一路上,祖父一直想找机会回来,找了幾次借口上厕所,皆有其他人同往,无法脱身。离南京越近,心里越是着急,也许就真的没有机会再回到故乡了。那一天,大军步行到句容时,到处都是兵,祖父再看旁边是一大片玉米地,正是脱身的好时机。于是借口解手,钻进玉米地,负责监督他的正好是胡集的老乡,经过祖父的劝说,两个人决定返乡,分头逃跑。于是祖父扔掉手中的步枪,没命地跑,怕有追兵,一连跑过了几个小山头,才终于敢停下来喘口气。为了不让人发现他是逃兵,路过山沟一户人家的时候,他用身上的国民党军服和两颗手榴弹换了那户男主人的一套旧衣服,又匆匆踏上逃亡之路,一路上不敢到人家借宿,晚上就在田埂里过夜。等到了江边,混上了难民船。船到江北,因为身无分文,没有船费,被解放军抓获。经过审讯,得知他是国民党军队逃兵,能

识文断字且是炮兵的操炮手。一位炮兵连长出面挽留祖父:“你有文化,又是操炮手,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炮兵不和敌人直接接触,况且随着大部队伍往前运动几乎没有生命危险,你考虑一下。”祖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:“谢谢连长的挽留。我被抓壮丁一年多,家里人不知道我的死活,肯定非常担心。我被抓时,妻子已经怀孕,算算日子,现在小孩也出生好几个月了,我要回去看看。”连长见祖父去意已决,只得让祖父回家。

从扬州一路向东,祖父继续步行,渴了到河里掬一捧水喝,饿了到人家门上讨一口饭吃,风餐露宿,终于到了姜堰,又被民兵抓了送到姜堰区公所。区公所的负责人见祖父一表人才,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,邀请他在公所帮写画画。祖父婉言谢绝了负责人的好意,连夜赶回家中。祖母和曾祖母特别高兴,原以为被抓壮丁,会天人永隔,结果祖父凭着智慧和毅力,历经磨难平安到家。

若干年后,我曾问过祖父:“对于当年的选择,您后悔吗?”祖父说:“那时候没想太多,就是想回家。”是啊,家中有白发苍苍、翘首盼儿归的父母,有相濡以沫的妻子,有嗷嗷待哺的儿女,还有列祖列宗的牌位……家园有太多的牵挂。

达则兼善世多寿,仁者爱人春可回。于国家、民族而言,祖父只是千万人中普通的一分子;于王家而言,祖父却是重要的一员。他和祖母开枝散叶,才有了这么一大家子晚辈。尽管他的人生没有浓墨重彩,却也跌宕起伏;尽管没有丰功伟绩,却也尽心尽力培育了6个子女;尽管没有大富大贵,却也行善积德、仁义传家。愿祖父在天之灵,能够感知到儿孙对他的思念。